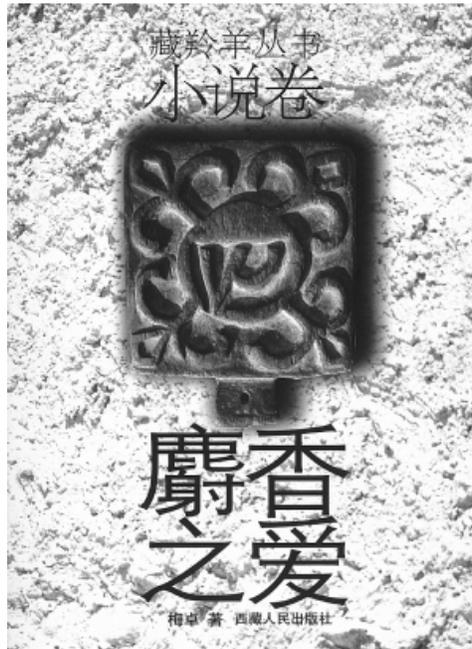


首页 → 研究方阵 → 民族文学理论 → 女性文学

从《麝香之爱》看梅卓的小说世界

发布日期：2008-01-21 作者：蓝国华

[【打印文章】](#)



在众多以藏文化为底蕴的文学创作中，梅卓的小说独特的。这不仅是因为其将生死爱欲及宗教轮回等神秘思维融合于对历史和现下的诗性关怀之中，而且其写作技法上的先锋实验性也格外令人瞩目，尤其是中短篇之作更是如此。

从梅卓新书《麝香之爱》来看，有评论者指出：“梅卓小说，无论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无一不表现出藏文化的神奇魅力，迥异于汉族作家的创作。”“这种文化炫奇出自民族主体性的自我定义，自我确证，是藏族作家梅卓的自主选择，并非主导文化强加的形式，因此是保存自己的生存策略，也是抵抗霸权文化的政治批判策略。”这样的评论与其说是抓住了梅卓文学的实质，不如说是仅仅停留于梅卓民族身份的标识。笔者以为，对于梅卓小说的认读其关键不在于梅卓的小说是否表现了藏文化，而在于梅卓是如何表现了藏文化；不在于梅卓的创作是否与汉族作家的创作迥异，而在于梅卓的小说世界是如何反过来构成了藏文化的又一阐释生成的可能。事实上，当梅卓的小说世界在精神层面虚构藏文化的同时，现实中的藏文化图景也同时在梅卓的小说世界和梅卓的文学创作行为本身中进行着新的构建。这正如不是藏传佛教诞生了藏族人民的生活，而是在藏族人民的实际生活中诞生了藏传佛教一样，藏文化是以藏民族的现实生活为必要条件的，而不是藏民族的现实生活以藏文化为必要条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笔者认为，梅卓的小说尽管采用了诸多繁复的勾联方式，比如时空交叉、人物混置、情节错乱、意识流动等；尽管在小说的叙事方式上，一再以迷幻式的结构对习惯线形阅读、特别是不熟悉藏文化的读者设置障碍，甚至有意导向阅读的不可解及困惑的体验；虽然这些叙述策略有时让我们不知是瑰丽的藏文化本身使梅卓的小说世界变得复杂起来，还是梅卓的小说世界虚构了藏文化的真实图景；虽然作者在具体的故事叙述中一再地以明确的文字来表达其对现实境遇的困惑，并在草原神话、部落历史、民族记忆、英雄传奇等的追述中进行她的精神旅程，但所有的这些外在表现正如其对一些具体意象的选择始终未疏远藏文化最浅显的表征，比如唐卡、唐卡里的秘密花蔓、珊瑚、麝香、九眼宝石、念珠六字真言等一样，其精神的追溯、历史的叙写乃至至于轮回式的虚构仍然是对现实的关怀。

综观《麝香之爱》所有的篇章，尽管故事情节离奇虚渺，带有迷幻色彩，但故事中的人物一般不多，叙述人称的转换也基本以全知全能的方式进行，主人公完全在叙述者的掌握之下，叙述者又完全在作者的掌握之下，宗教轮回式的想象不过是结构故事的一种选择，其叙述方式延续的仍然是传统讲故事的模式，和某些民族作家或全然瓦解现实，或绝对沉湎虚幻不同，梅卓的先锋实验性是基于自觉对

